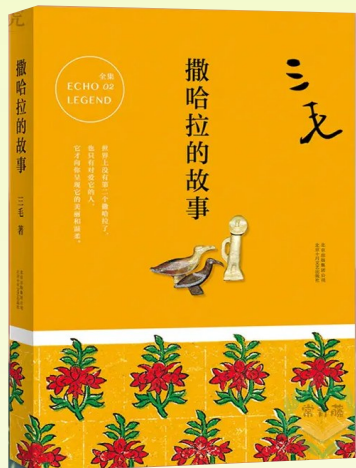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在撒哈拉流浪的自由灵魂

——读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

●崔洁



走遍》等十余部作品,这让我有了一种定要与自由灵魂流浪的想法,现在想想还挺稚嫩。

幼年癖好此亦颇

三毛原名陈懋平,因为“懋”字难写,三毛从小便叫自己为陈平。小时候她便表现出与众不同,看到苹果挂在树上,她会问疼不疼?看到蚂蚁被碾死她会痛哭流涕,但又能在其他小朋友吓得捂眼乱叫时,淡定平静地看着厨师宰杀活羊。

三毛从小酷爱读书,她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三毛流浪记》,她一定不曾想到书名中“三毛”和“流浪”这两个词将会伴随自己的一生。

少年听雨歌楼上

上初二时,数学老师怀疑三毛作弊,为了诬陷惩罚她,用笔在她的脸上画了两个鸭蛋形状的圆圈,从此,三毛开始自闭逃学,早上她照例坐公车回家,但目的地不是学校,而是墓地,她在墓地里读书思考,一坐就是一整天,到了放学时间,她再从墓地坐车回家。

在家里父母引导她阅读浅显的英文小说,诵读唐诗宋词,学习钢琴,练习画画等,因为三毛热衷于读书,所以她看到了万千

世界的纷纷扰扰,认识到了古今中外的故事,领略到了风光无限的大好河山,这些阅历对于她未来的流浪生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给行走在漂泊生命中的她奠定了基础。

万顷波中得自由

在西班牙,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——荷西。在三毛与荷西结婚的前三个月,三毛在撒哈拉沙漠用相机、笔记、幻灯片将撒哈拉威人晴耕雨读的多彩生活一一记录。沙漠生活极其艰辛,不仅气候恶劣,淡水稀少,而且文明落后,物资匮乏。她的家安在坟场区,对面是一个肮脏的垃圾场,而这个垃圾场对三毛来说却是个拾荒的宝地,废弃胎到了三毛手里变成了个性沙发,不吉利的棺材板到了荷西手里,被制成了古朴的家具,汽水瓶沙漠荆棘到了两个人的家中,就成了耐看的摆饰和盆景,三毛与荷西似乎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本领,不但能变废为宝,变荒凉为富饶,更能把枯燥艰苦的日子过得五光十色、生机勃勃。

在三毛的笔下,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他们开车去穷游,若捉鱼回来便请同事品尝中国菜,他们去参加邻居10岁女儿的婚礼,为落后残忍的仪式感慨叹息。每当读到这些新奇的故事时,我都忍不住会心一笑,继而那片沙漠产生向往,而我又深深地知道,沙漠生活绝不如书中描绘的那般有趣有味,那些只不过因为它是三毛与荷西打理过的生活,因为它是三毛笔下洗练过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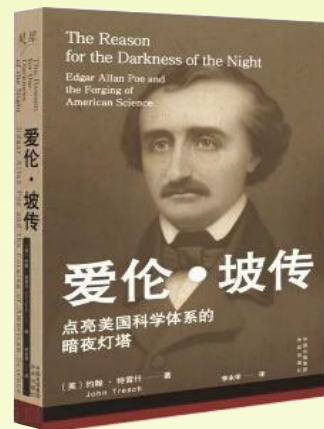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,一个流浪撒哈拉的女人,一个用文字和生命作抗争的女人,一个拥有诗意生命的女人。她的文章足够浅显,没有华丽不实的辞藻和数之不尽的排比句。从撒哈拉到尼日利亚,从南美的丛林到人迹之都市。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,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优秀作品。



读书·随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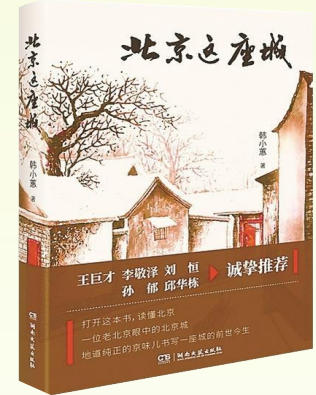


推荐书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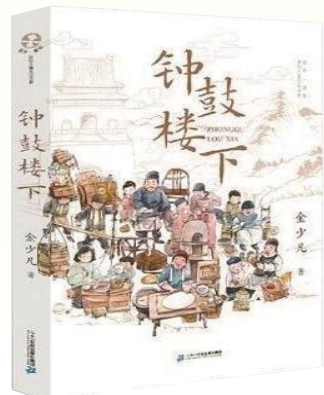
中译出版社
约翰·特雷什(英)著 李永学译
《爱伦·坡传》

埃德加·爱伦·坡至今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之一,因其开创性的侦探小说、恐怖故事和非凡诗歌而受到全世界的喜爱。他的生活是神秘和想象力的代名词。而这位文坛惊悚大师,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狂人。在这本传记中,约翰·特雷什探究了爱伦·坡艰难而辉煌的一生,描绘了一幅令人着迷又充满矛盾性的人物肖像。在那个娱乐、思考与科学界限模糊的时代,爱伦·坡点亮了19世纪科学体系的暗夜灯塔。(转自《南方日报》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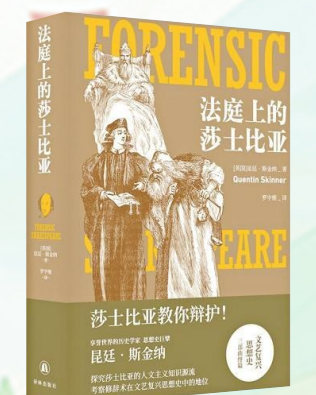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文艺出版社
韩小蕙著
《北京这座城》

本书是作家韩小蕙以北京这座城为主题创作的散文集。全书分为四辑:第一辑“北京景观”,以作者本人生活足迹为线索,再现北京城市景观;第二辑“北京人文”,写市井中的男女老幼,弥漫动人的烟火气;第三辑“北京故事”,将自家故事娓娓道来,从旧事、琐事上抒写人生况味;第四辑“北京感悟”,从作家的旧居和大院写起,用街道与建筑呈现北京这座城的沧桑岁月。(转自《海南日报》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金少凡著
《钟鼓楼下》

记忆中的童年往事,胡同里的脉脉温情,这是京味小说代表作家金少凡献给母亲、献给童年、献给老北京的倾情之作。作者以原汁原味、醇厚地道的京腔京韵,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胡同里的生活图景和民俗风情,还原了作者记忆深处那些温暖人心、趣味盎然的童年故事。(转自《西安日报》)



译林出版社
昆廷·斯金纳著 罗宇维译
《法庭上的莎士比亚》

本书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、思想史巨擘昆廷·斯金纳关于莎士比亚修辞学的研究力作。作者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放回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,从修辞术的角度对经典的莎士比亚法庭剧加以重新审视,对作品中的人物互动形式、对话文本予以分析,解释了莎士比亚创作过程。通常人们认为莎士比亚拥有司法才能,赞美他直接呈现生活等,但在斯金纳看来,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。(转自《北京日报》)

经典的妙用

读《孙子兵法》随想

●郭桂胜



读书·漫谈

醉过方知酒浓,读《孙子兵法》方知和平在止战中。国之利器,不可以示人。

武者,止戈也。凡武者,必以武事备之;凡武者,必以文事备之。《孙子兵法》展现智慧令人敬佩,让我们懂得战争规律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,并不是说如何把仗打得彻底胜利才是最好,最好是不战,即使战也是以最小代价为标准,是善胜而不是战胜。

人能常清静,天地悉皆归,中华文化一切道法皆可入兵法。《孙子兵法》不仅仅是兵法,也是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、经营管理的方法,是一切人事物的得道之法,法尔如是。

《孙子兵法》火攻篇发火有时,起火有日,凡人发火无时,起火无日,自己做不了主,管不住情绪,怒而兴师,愠而致战,败也。唾面自干,制怒是功夫。地形篇九地,修行扫地,其实是在扫心地。不经庙算,陷绝涧、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隙,一定立于危墙之下,人之道不德、不仁不义、不明不白,何苦来哉!

兵者,经之以五事,校之以计而索其情,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道是第一,可见谈兵法不一定就是打仗。理通法自明,中国不管哪一家,谈的都是人家,都把道放在首位。厚德载物,德全不危。

“相守数年,以争一日之胜,不仁之至也。善之善者,必明形辨势。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,形也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,势也。故胜兵者以镒称铢,败兵者以铢称镒。”长于博谋,安于忍辱,岂虚言哉?

尧舜禹传承心法,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唯一,允执厥中。中国人时时处处把握一个中道,所谓的传承是建立在德行和仁心基础之上,否则非其真不传,非其人授。以斗争求团结,团结在;以妥协求团结,团结不再。唯有踏石留印,抓铁有痕,方可摧枯拉朽。

推古验今,所以不惑。先揆后度,所以应卒。生为华夏,吾辈幸哉。中华文明,与时偕行。圣贤留下的宝藏,只要肯老实听话真干,服膺祖先智慧,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大脑换个“芯”,升级操作系统,百年之身即可获千年智慧。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,在当下好好验证慢慢体会,就能回答好时代之问、人民之问、世界之问。

孙子兵法讲上下同欲者胜,中华民族称同胞同志,源于同道同德同义,才能同感同生同死。我们曾经有过汉唐的气势,有过尧舜禹的境界,现在在伟大建党精神,只要明理、增信、崇德、力行,牢记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,坚定信心、同心同德,埋头苦干、奋勇前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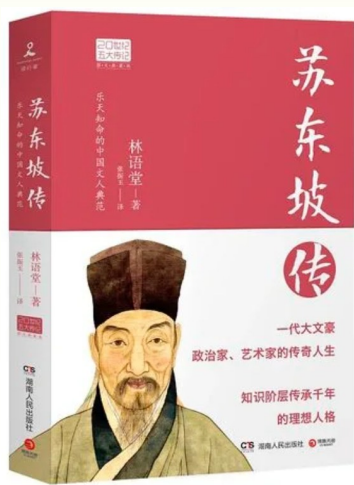
万物静观皆自得,未达圆梦先一笑。孔子曰: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我们应该亦是!



一蓑烟雨,笑对人生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有感(二)

●韩雪云



在天堂般的杭州,苏东坡有诗有酒,有好友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生活啊!可生活不总是如诗如画,生活就是生活,普通人需要解决柴米油盐,心怀天下之人必要兼济天下苍生。于是,作为诗人的东坡先生,他的笔下,流出的不全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,荡气回肠的爱情诗。那诗里隐隐弹奏的是一种忧伤之调:“天静伤鸿犹戢翼,月明惊鹤未安枝。”那隐忧的背后是因无力还债、贩卖私盐正待审判的囚犯,是蝗灾过后忍饥挨饿的百姓。于是在他朗朗的笑声里,我们也听到了怒吼和叹息,还有讽喻和同情。如《吴中田妇叹》中写道:粮食眼看要成熟,一场秋雨霜灭了百姓的希望。在无奈痛苦中还是要抢收,拉到集市上去卖,以应对强加于身的贷款。可《青苗法》规定还贷只要钱不要米,于是米多价贱,苦了百姓。只为应对眼前之苦,贱卖也得卖,“虑浅不及明年饥”——明年再说明年事,先顾眼前灾,走一步挨一天吧。满腹的同情和怨言充满整首诗。也许有对变法的偏见和不理解,但对陷于水深火热的百姓却寄予了满满的同情。那颗赤子之心再一次坦率地暴露无遗,虽明知他的诗会很快传到京师,却毫不在乎。这,就是苏东坡!

“乌台诗案”是苏东坡一生的分水岭。当其在监狱里待了四个月又十二天,出狱时,呼吸着自由的空气,感受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。积习难改,赋诗两首,其一:平生文字为吾累,此去名声不仄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中不斗少年鸡。

诗中虽有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的释然,却又犯了忌讳,连他自己都掷笔自嘲曰:我真是不可救药!

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正月初一,苏轼离开京都,启程前往被贬之地——黄州,即今湖北黄冈。在宋朝,它只是一个落后贫穷的

小镇。苏轼在此任团练副使,且不准擅离该地区,并无权签署公文。团练副使是何官职?说白了,就是地方上一民兵自卫队副队长。死里逃生的苏轼,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及自己的个性。在写给弟之诗里,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,又如旋风中的羽毛。可见,四个月的审判,让他心有余悸,考虑自己的个性如何才能得到内心真正的安宁。于是,尊儒的他开始转向道教及佛教。

“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,要人类尽其职责义务。”所以,人不可以完全对社会弃之不顾。可又要在宗教中寻求内心的安静,在佛教中达到无我的精神存在,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。这一对矛盾体,让苏东坡颇为为难。但黄州艰苦而简单的生活最终让他得以解脱,内心变得豁达而强大。

初到黄州,太守礼遇,将其一家安顿于驛亭——临皋亭中。别人对此沛然失望,而他却对这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,当其“午睡醒,忘其置身何处,帘窗拉起,于坐榻之上,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,远望则水天相接,一片苍茫。”诗人的内心焉能不乱?

静心之下,还有数张嘴需喂饱。生活固然困难,但也要从容度过。在《答秦太虚书》中:“初到黄,靡人既绝,人口不少,私甚忧之。但痛自节俭,日用不得过百五十。每月朔,便取四千五百钱,断为三十块,挂屋梁上,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,即藏去,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,以待宾客。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,至时,别作经画,水到渠成,不须预虑,以此胸中都无一事。”从此信中,我们能感到其生活之拮据。曾经的大文豪却要为此小事忧思谋取。叹惋中却又窥见一个真实的人,一个活在普通生活中的人。“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,雇一小舟,与渔樵为伍,消磨一日时光。”有时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,却“自喜渐不为人识”。从名满天下到无人认识的凡夫俗子,是遭大难后的心灰意冷吗?非也,这恰恰是经过炼狱般的折磨后的脱胎换骨;是人对自己认识的最高境界,忘却一切名利及所有浮华的东西。为生活计但不为名利累,亦不为人识而自喜,这才是真正的豁达和超越。

(未完待续)



读书·连载